

苗族民間故事集

(貴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資料之二十四)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貴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中国科学院貴州分院民族研究所 編印

1964年5月

前 言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勤劳智慧的苗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文学。这里编印的苗族民间传说故事，仅仅是浩如瀚海的苗族民间文学遗产中的一个点滴。

这些传说故事，是谢馨藻和龙济国等同志在过去几年中利用业余时间整理的，有的曾公开发表过。它们虽然都经过加工，但基本上保持了原传说故事的本来面目。这次付印之前，又分别由原整理者在文字上作了润色。

由于这是一个资料集，是提供研究苗族有关方面参考的，所以在编辑时没有经过太严格的选择，其中有很少的传说故事，如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甚至含有不健康的成分或毒素，这是应该说明的。

編 者

目 次

前 言

波央 (关于人类始祖的传说)	(1)
团结鼓舞的来源	(12)
美丽的娘阿莎	(15)
桃李哥和魔法师的女儿	(20)
亨雄和帕利	(24)
汪够学	(26)
往里今和七仙女	(31)
庞丽絳	(35)
曼杰	(37)
茂杉和阿榜	(41)
三个愿望	(43)
三女婿学见识	(46)
聪明的三女婿	(48)
孤儿和龙女	(51)
蛇郎和阿宜	(57)
蜜蜂和大姐	(62)
波汪和美丽的公主	(66)
今倒娶公主	(70)
老猎人和皇帝	(72)
反江山的故事	(75)
调虎离山	(75)
看月亮打架	(76)
“宝棍”	(76)
破案	(77)
打抱不平	(78)

整老虎.....	(80)
也許他是對的.....	(83)
惡毒的後母.....	(84)
喜朗和羅禮.....	(87)
阿榜和阿妮.....	(91)
亞八和曼奈.....	(94)
兩兄弟和妹妹.....	(97)
兩兄弟掏銀洋.....	(102)
兩兄弟.....	(103)
李忠和王滑.....	(104)
柿子樹和松樹.....	(109)
往里斗勾.....	(110)
向老官人.....	(113)
張秀眉的故事.....	(117)
官逼民反.....	(117)
台拱大捷.....	(118)
智勝清軍.....	(119)
中計被俘.....	(120)
英勇就義.....	(121)
自弗老和老變婆.....	(123)
算命筒.....	(125)
一個聰明的小孩.....	(127)
白嘴也牛公的故事.....	(129)
么公要酒.....	(129)
忙捉魚.....	(129)
傻子.....	(130)
一兩二銀.....	(131)
吃“鬼”.....	(132)
懶人吃香腸.....	(133)
笑話四則.....	(134)
找螞蟥.....	(134)
鋤頭挖鍋.....	(134)
一只羊買個“客話”.....	(134)

聞鋤嘴·····	(135)
狗为什么咬“你多”·····	(136)
老蛇为什么咬青蛙·····	(137)
水獺为什么咬魚·····	(138)
狗为什么咬猫·····	(139)
孔雀的羽毛为什么这样美丽·····	(141)
“布啊鳥”的传说·····	(142)
跳蚤的起源·····	(144)
两兄弟和两只母老虎·····	(146)
两兄弟求婚·····	(148)
聪明勇敢的七妹·····	(152)
玖保和老虎·····	(154)
哥昂和老虎·····	(157)
川牛耕地的来源·····	(160)
水牛、农夫和老虎比本领·····	(161)
老虎怕“屋漏”·····	(163)
一个聪明的小姑娘·····	(164)
阿松·····	(167)
蚂蚁和喜鹄·····	(168)
山羊和豺狗·····	(169)
甲魚和野猫·····	(171)
給媽媽报仇·····	(174)
两兄弟开荒·····	(177)
儿歌两首·····	(179)
客来哪一家·····	(179)
追根·····	(179)
諺語·····	(180)

波 央 (关于人类始祖的传说)

龙济国、吴培华搜集整理

(一)

古老的时候，有男的叫固嘎亮，女的叫务嘎秀^①，他们各自生长在一个天角落。固嘎亮孤独地生活了七十多年，务嘎秀也孤独地生活了七十多年。

一天，固嘎亮带足吃的，出门找务去了；务嘎秀也带足吃的，出门找固去了。他们走了很久，跑了很远。固嘎亮始终找不到一个女的，务嘎秀也看不见一个男的。一天，固嘎亮来到了嘎养滔、嘎别雄^②，务嘎秀也来到了嘎养滔、嘎别雄。固碰着务了，务碰见固了。固问：“你去哪里？务！”务答：“我去找固。”务问：“你去哪里？固！”固答：“我去找务。”就这样，他们相碰在嘎养滔，遇见在嘎别雄。铜鼓要棒锤敲，芦笙需助鸣筒配。他们就在这里配成双，在这儿结成对了。

他们生活在一起后，和和睦睦，不吵不闹。但为了生活更美好，固嘎亮离开务嘎秀，寻树荫歇凉，找坝子修田去了。他去了三年回春，三个冬天过去也没转来。务嘎秀日夜盼望，因为照拂牛羊和鸡鸭的重担整日落在她头上。

(二)

为了牛羊肥、鸡鸭壮，务嘎秀天天上山割牛草，下地捞浮瓢^③。一天，她走到荣尙、荣广^④，脚软路滑，四脚朝天地摔了一跤。这时，牛羊鸡鸭看见了，不但不救她，反而昂头嘲笑。务嘎秀为着它们整日忙，它们却这般无理。她非常生气，就骂道：“牛笑牛落牙，马笑马落角，猪笑猪长嘴，羊笑羊扭角，鸡笑鸡圆嘴，鸭笑鸭扁嘴，鹅笑鹅肿鼻。”这一骂，鸡、鸭、鹅、牛、马、猪、羊，都变成了她说样子。仅管这样，务嘎秀还是在生气。她把牛羊赶到圈内，把鸡鸭关在笼里，停止照管它们了。

一天，久别三年的固嘎亮，突然从远方回来了。务嘎秀见了，把脸摆得紧紧的，一声也不问。固嘎亮不知她气的什么，开口说：“务啊！我去了三年回春，三个冬天过去，也实在对不起你呀！不过，我很高兴，我找到了九十九坝大田，发现了九十九股泉水。你为哪样不问我一声，答我一嘴啦！”

① 固，苗语，即公；务，即太。嘎是副词。亮和秀是想象中的人名。

② 地名，意即横断岭，凶恶山，想象的地方。

③ 浮瓢即浮萍，猪的饲料。

④ 地名，意即鹰岩、蛙岩。

务嘎秀回答说：“告诉你老头，我不是为你生气，只是我們的牲畜家禽，落的落角了，扁的扁嘴了……你要是想看，打开来你瞧！”

他們来到圈門，走攏笼边。固嘎亮看了所有的牛馬，瞧了所有的鸡鴨。它們真的扁的扁嘴，落的落角。他觉得很好笑，就說：“这是家养牲畜，越养越发呀！”从此，这些牲畜家禽，真的就越养越发了。

(三)

固嘎亮为了繼續寻树蔭歇涼，找垠子修田，他又离开务嘎秀，出門到远方去了。他去五个冬天过去，五个年头轉春。务等了一年又一年，始終不見他回来。务不愿再这样生活下去，她割了九十九挑牛草，煮了七十七桶猪食，留了四十四斗鸡鴨米。她带着衣裙，挑起吃食，离开了家禽家畜，出发找固去了。

务嘎秀越过千条岭，涉过万道河。可是，她仍见不到固嘎亮的身影，找不着固嘎亮的脚印。她走得精疲力竭，最后在一条小路旁坐下来。这时，她看見路上有一群蝴蝶翩翩飞舞，团团轉轉围在一堆牛屎上。她看着看着，忽然想到：“也許那是他的尸体，是他的灵魂。”

务嘎秀气极啦！她立即爬上高坎，折得三根竹条，拔来三兜茅草。她右手抡起竹条，左手甩着茅草，向蝴蝶飞舞的地方打去。可怜的蝴蝶啊，断手又断脚！

蝴蝶凭白无故被打，质问她道：“你为你的生活，我为我的生活，你为哪样乱打我們呀？”

务嘎秀說：“你們吃尽了我丈夫的心脏，吸干了他的骨髓。怨只怨我沒把你們打死！”

蝴蝶笑道：“你的丈夫就是这么一堆丑牛屎嗎？！”

“我的丈夫本是个英俊健壮的固嘎亮，只因他出門五年不回轉，也許他已变成这堆牛屎了。”

“唉！我們实在被打得太冤枉了。我們曾見過你的固嘎亮，只要你接好我們的手脚，給我們换上美丽的花衣裳，我們准叫你找到。”

务嘎秀看着蝴蝶，心里很难过，她不應該采取刚才的手段！她上山找到了草药，到場垠买得了花綫。她用草药医好了它們的手脚，用花綫給它們制成了紅紅綠綠的花衣，奄奄一息的蝴蝶，又被她打扮得更加美丽了。从此，蝴蝶就变成花花綠綠的了。

蝴蝶不仅被救活，还穿了一身美丽的花衣，这才对她說：“五月河水涨，六月河水大；大水来了，蜻蜓多了；那时，你看蜻蜓往那边飞，你就往那边走。这样，你就会找到你的丈夫。”

务嘎秀听吧蝴蝶的話，半信半疑。但是，她只有这样做呀！

五月到了，六月来了，河水涨起来了，蜻蜓大群大群地在河面上飞着。蜻蜓往哪边飞，务嘎秀就往哪边走。她就这样与水泡做玩，跟黄水作戏。五月过去了，六月过去了。可是，她仍然沒有見到丈夫的影子。她疲倦极了，肚子也漸漸肿胀起来了。为了能治好这场病，她吃遍了山上所有的草药，喝周了世上所有的泉水。可是，她的病却連半分也沒有好轉。

(四)

务嘎秀沒有把病治好，非常着急，就去找固厅乃^①，去寻务厅赛^②，問問他們看需要吃什么药。

固厅乃和务厅赛，看了看她，笑容满面地说：“你没有病啦！你就要生娃娃了，快去找个好降生的地方吧！”

母鸡生蛋也要找个窝，为了让后代平安地降生，务嘎秀找地方去了。她走着走着，碰见一只青蛙，問道：“青蛙呀！你可知道哪里有生育的好地方，我就要生娃娃了。”

青蛙說：“有，有，我引你去吧。”青蛙引她来到一只牛脚印上，說：“这就是我们生育的好地方，你就在这里生娃娃吧！”

务嘎秀看是一只牛脚印，說：“我是人，怎么叫我在牛脚印上生娃娃。”气愤地踩了青蛙一脚。所以青蛙现在才是干瘪瘪的。

为了能找到个好生育的地方，她又向前走了。走啊！走啊！碰见老鵝和喜鵲，問道：“老鵝喜鵲呀，你们可知道哪里有生育的好地方，我就要生娃娃了。”

老鵝喜鵲同声說：“有的，有的，来我们引你去。”它们引她来到一棵大树脚，老鵝指着树上的喜鵲窝說：“那就是我们生育的好地方，你就在那里生娃娃吧。”

务嘎秀抬头看看喜鵲窝，怒气又冲了上来，說：“我是人啦，怎么叫我在树上生娃娃！”顺手握住老鵝的颈子，往染缸里一放；老鵝拼命挣扎，染水不断往外跳，滴在旁边的喜鵲身上。老鵝被染黑了，喜鵲也花里花朗。她这才平下气来，朝前走去。

她走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河又一河。一天，她来到一个山垭口上，遇见一只老鹰。她問老鹰說：“老鹰呀！你可知道哪里有生育的好地方，我就要生娃娃了。”

老鹰回答說：“我是知道有个好地方，不过，你得给我一些报酬！”

务嘎秀要生娃娃忙忙，就答应說：“只要是我满意的地方，以后你可以来要只把鸡当水果吃。”老鹰吃鸡就是从那时候起呀。

老鹰叫务嘎秀到荣两荣广^③去生育。它在前面走，务嘎秀在后面跟。他们翻过三十三条岭，跨过五十五道河；时间过了七十七天，黑了九十九夜。走呀，走呀，走也走不到目的地。可是，娃娃就要降生了。他们走到一所坟边，第一个儿子生下来了。但不是人，是一个蛋。这就成了后来的坟蛋儿。他们又继续朝前走。当他们来到岩脚边的时候，第二个娃娃又生下来了。可是，还是一个蛋。这就成了后来人们说的野蛋儿。

他们还是不停地往前走。目的地终于到达了。荣两荣广呀，真是个好地方，是个养儿育女的好地方。务嘎秀满意地住了下来。她住了十二天，共生了十二个蛋。她的身体不肿胀了。

个个生来都是蛋，这怎么办！务嘎秀为了能把这些蛋孵成人，只好去找老鹰商量。商量结果，老鹰愿意给她抱蛋，她负责给老鹰找吃的。十二个蛋就这样抱起来了。

但这些蛋奇怪得很，老鹰一直抱呀抱呀，三个冬天过去了，三个春天又回来了，可是，蛋还是没有什么动静。而老鹰的羽毛呀，却日夜脱落，越来越少了。务嘎秀看到这

① ② 想象中的人物，传说是掌管谷米的王。

③ 地名，意即削岩。

种情景，非常难过。她对蛋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但费尽老鹰三年的心血，她想将这些蛋作为对它的报酬算了。当她就要这样对老鹰說的时候，其中一个蛋突然說起话来：

“亲爱的媽媽，請你耐心点，只要再抱三天，三晚过去以后，我們就出世了。”

务嘎秀听后，高兴极啦！老鹰又給她再抱三天，再孵三夜。

三天过去了，新的生命真的出现了。头一个就是蛋中說話的那个，他就是波央^①。接着一个、二个、三个……計有阿夫（雷公）、阿勇（龙）、阿肃（虎）、阿囊（蛇）、相雅（黄鼠狼）、象奈（野兽类）……等五花八样的人！

（五）

一大群的孩子，在务嘎秀的耐心撫育下，很快地长大起来。論个子，兄弟們相差不了多少，但波央最聪明，心灵手又巧，兄弟个个佩服他，尊敬他。但是，波央的心也最狠，誰也不能触动他。只有阿夫是个硬汉，不愿在他面前示弱。这样一来，波央和阿夫就經常相斗，两不相让。

随时辰长，跟年月大，兄弟們越长越大了。波央的心想得也越来越多了。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做人嘛，总应该有父亲和母亲，可是，我們为什么只有母亲，沒有父亲呢？父亲到哪里去了呢？想去想来想不通，就跑去問媽媽：

“媽媽，我們应该有个父亲，我們的父亲到哪里去了？”

这一問，可把媽媽难住了。他們本来有个父亲，可他老早就去找树蔭歇涼，寻坝子修田去了。所以不管波央怎样問，媽媽还是不說，只說就是她一个。

媽媽不說，波央也不丢。波央想去想来，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砍来几根竹子，做成一架“誑批”。在他正在做的时候，媽媽不知他专心专意在做哪样，就問：

“央，你做哪样？”

波央回答說：“做这个么，叫‘誑批’。可以用它来安雀鳥吃。”

波央的“誑批”做好了，他等兄弟們都上山去以后，独自把它試了試。看样子，还不错。就喊媽媽道：“媽媽，来，拿你的頸子我倆試試，看它有沒有力气。也要先試，以后才容易安到雀鳥。”

媽媽走了过去，伸出脖子，說：“你这个淘气娃，試吧！”

波央把“誑批”张得大大的，一放，喀喳一声，夹住了媽媽的頸子。媽媽痛的叫起来：“央，受不了了，快点放，快点放呀！”

可是，波央怎么說呢，“不放了，不放了，我們兄弟既然沒有父亲，我們也不要母亲了”。說实在，波央也不愿这样做，只是为了要追問父亲的下落呀！

媽媽不断地叫喊，波央不断地請求：“你要想我把你放，就趁兄弟們不在家，把父亲的名字告訴我，把他的去处告訴我！”

“你們沒有父亲，就是我一个呀！”媽媽还是不說。

媽媽不說，波央也不放。直到媽媽实在抵不住了，才說：“央，你放了我，我罷。不过，只許你一人知道，可不許跟弟弟們說。”波央問父的事，本来就想一个人独占。母亲这一說，他当然答应了。

① 波，即哥；央，名字。傳說央是大的一个，故称波央。

媽媽这才把父亲“固嘎亮”的名字告訴了他。波央得到父亲的名字，非常高兴。这是他費了多少力才得到的，他决心不給弟弟們說。波央狠心也是在這些啦！

(六)

过了若干天，不知兄弟們的哪个耳朵尖，把波央在媽媽那里得了父名的事传开了。大家就吵吵嚷嚷起来，都提出向波央分父名。波央哪肯分呢，事情越鬧越凶了。

这时，波央想：分給兄弟們么，父名是一个人爭得来的，不分么，看样子又不会了結。他考虑去考虑来，就設了个計策：“好，分給大家。不过，要有个适当的地点，对門那个独坡算是最好的地方了。这样吧，時間約在后天，大家都集中到山頂上去，我就来分給大家。”

兄弟們听到波央要分父名，高兴得了不得。到了約定的日期，个个很早就到独坡上去。可是波央呀，却迟迟不来。他們等了又等，等得不耐煩了。这时，阿肅（虎）提議說：“我們选刚腰（蒼蠅）去叫波央，好不好？”大家都同声“好”。

刚腰听从大家，急急忙忙的回去。它到家一看，波央却好象沒有那么一回事，专心专意在揉火草。刚腰看到这个样子，也不好說，悄悄的在一边看。看着看着，刚腰看得出神了。波央用手往前往后揉，它的手也跟着往前往后动起来（所以蒼蠅現在才搓手搓脚的）。过了一会，它話也不說，就飞回山頂去了。

刚腰到了山頂，也不回报一声，只学着波央的动作，两手搓来搓去，搞得大家莫名其妙。

阿夫看了很气，說：“沒出息的家伙。哪个愿意再去？”

相雅（黃鼠狼）也很气，立即答应說：“我去！”大家也都同意它去了。

相雅来到家，看波央还是在揉火草，就說：“波央，你怎么到現在还不回去，大家都等急了。”

波央說：“急哪样嘛！不准备点火草，到那时大家用什么吸烟。”

相雅听后，覺得也有道理，就說：“那么就揉快点嘛！”

“要快也不行啦，揉不好哪能接得起火！如果你們嫌太慢，你就帮我做件事。”波央慢吞吞地說。

相雅急的要死，就說：“可以，可以，做哪样事，快点說。”

“这样吧！”波央說，“你回到独坡脚跑一圈，等你回来，我就揉好了。”

相雅急得很，也不想这是为哪桩，回头就要跑。

“不忙嘛！”波央止住了它。“还没作准备就走，成話嗎！”

“跑就跑，还有什么准备的？”

“噫，你不是說要快点嗎，等我将火把捆在你的尾巴上，这样跑来才快呀！”

“那就快点捆吧！”

于是，波央就将一把火把捆到了相雅的尾巴上。捆好了，波央說声“快跑”，相雅听到火把噼泼噼泼地发响，怕烧掉自己的尾巴，拼命往独坡跑去。不了一袋烟工夫，相雅就跑周了一圈。在它跑过的地方，到处留下了火种，刹時間，四面八方，燃起了熊熊的火焰。火越烧越大，大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喊的喊爹，叫的叫娘，乱得一路糊涂。

波央在門口看着对門山上的火，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父名沒有人来跟它分

了，难过的是，兄弟們都在火海中。他忽然听到传来了声音：“波央，救我們啊！我們不分父名了。”“哎哟哟，波央，我們不分父名了！”

時間越长，火圈越小，只剩个小小的山頂了。兄弟們哭叫也更加厉害了。

这时，波央想：不救，兄弟們的生命已經危險，就向他們說：“好，我救你們！現在大家听我說，相雅（黃鼠狼）騎在阿肅（虎）背上，你倆看哪里火苗稀，就往哪里鉆。”波央的声音刚落，相雅和阿肅就找火苗稀的地方跳了过去。但是，稀稀的火苗还是把阿肅的身上烧花了，把相雅的身上烧紅了。波央又說了：“阿勇（龙）看哪里有水，就往哪里藏。”正好山頂上有个小水井，阿勇就鉆到水井里去了。“阿囊（蛇）看哪里有洞就往哪鉆。”阿囊也进洞去了……最后剩下阿夫（雷），他看火势越来越凶，不知往哪里逃的好，就順着火烟上天去了。兄弟們都找着地方走完了，波央这才松了一口气。

（七）

兄弟們都走了，从此以后，只剩波央、媽媽和妹妹三人了。媽媽煮飯，妹妹紡織，波央撿糞种庄稼。母子三人就这样生活着。

阿夫到了天上，威风漸漸大起来。站得高，看得远。他見到波央天天撿牛屎馬屎，認為那东西又脏又臭，很不滿意。起初只是不順眼，日子久了，他就准备打波央了。

一天，波央正在撿糞，阿夫下来了，說：“波央，你搞这个东西太脏，天王叫我来打你。”

波央听后，不慌不忙地說：“打就打嘛！不过，是硬汉就不能用冷錘，得約一个時間，你来你有准备，我等我也有准备。”

波央这一說，阿夫当然要充硬汉，就答应了。他們約在五月初五的日子。約好后，波央又补充說：“那天，我在堂屋，媽媽在灶边，妹妹在房間，牛羊在圈头，最好你不要惊动他們。”波央說得很認真，阿夫滿意地回天上去了。

这以后，波央到处去找“道港涝”的树皮，并把它們錘烂，泡在水里，让它发滑，然后拿来盖在堂屋的屋頂上。他还在房前挖了个深坑，挑来很多烂泥放在里面。另外，他又找来了牛屎和鷄尾毛，放在堂屋中。現在，只有等五月初五的日子了。

日子快到了，阿夫也急忙作了准备。他首先下了几天蒙蒙細雨。他想这样就会妨碍波央外出，就会缺少吃食，可以减弱他的力气。哪知这种細雨反把波央新盖的房子变得更滑了。五月初五这天，阿夫大发威风，雷电交加。他就在傾盆大雨中下来了。他握住大錘，想一錘就把波央打倒。哪知刚一落脚，就从房頂上“咋喳”地跌下来，掉进了泥坑中。

这时，波央沒等阿夫翻身喘气，馬上跑过去，紧紧地抱住他，并用繩子把他捆了起来。然后，波央拿早已准备好的牛屎涂在他嘴上，拿鷄尾毛插在他的头上。

“这是什么？”波央問。

“是牛屎。”阿夫答。

“你嫌它太脏，現在它到了你的嘴巴上，你該怎样說？”

“以后拿它去种庄稼，放它到哪里，庄稼就好到哪里。”

从此，人們种庄稼就用屎尿了。

波央又問：“你头上插的又是哪样？”

“是鸡尾毛。”

“过去妹妹插，你嫌不好看，现在插到了你的头上，你该怎样说？”

“以后人们踩鼓跳芦笙就用它来装饰好了。”

从那时候起，人们踩鼓跳芦笙，就用鸡尾毛来插在头上。后来人们嫌它容易损坏，就渐渐用银打的鸡尾毛来代替了。

波央等阿夫回答完毕，就把他关在铁仓里，并提出了条件，叫他搓满三仓绳子。哪天搓满哪天放。阿夫没办法，只得捏着鼻子搓起绳子来。

阿夫急于回去，用起大力日夜搓。可是奇怪呀，尽搓尽搓也不见满。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因为波央早已在仓角钻了一个眼，刚好通过一根绳子。阿夫一边搓，他就一边拉。这样，再搓多久，也不会搓满啦！

(八)

一天，波央有事出门去了。夜晚，孩子们在院子里捉萤火虫玩，嘻嘻哈哈闹个不停。阿夫知道波央不在，走到铁门边，喊道：“纠呆（孩子），你们做那个好玩吗？”小孩子听了，哈哈笑一阵。阿夫又说：“那个有哪样好玩啊，我做来才好玩哩！”

小孩子就是喜欢好玩的，就说：“你做来嘛，你做来嘛！”

“做来倒好看，”阿夫说，“就是差一样东西。你们回去一个拿一碗酸汤来，包你们笑得肚子痛。”

孩子们听了，有些不相信。起初个个说没有酸汤。阿夫又一哄再哄。后来，有一个小孩说，我家有，我要来。接着就这个说，我家有，我要来，那个也说，我家有，我要来。一会工夫，每人端来了一碗酸汤，凑得满满一大盆。阿夫看到这盆酸汤，高兴极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就要脱命了。最初他把酸汤少少的一洒一洒，接着亮光一闪一闪。孩子们见了，高兴地跳起来，称赞他做得好看。后来，阿夫把盆里的酸汤往仓壁上一泼。哟！不得了。电光一闪，“轰”的一声，铁仓炸开了。阿夫逃脱，上天去了。

阿夫上天后，又发起威风来啦！他感到这次被波央整得太值不得，他要报复了，他要放水了。

波央在远方听到雷响，知道阿夫已经逃走。阿夫回到天上，必然要放水了。这怎么办？得想个对策。他赶紧回来，在门口种上一窝葫芦瓜。他边种边念：“落地就生，一天牵藤，两天开花，三天结瓜，四天瓜大如仓，皮硬象铁板，圆象月亮。”果然这兜葫芦，正如他说的一样，四天就成熟。

葫芦瓜大了，波央去追老鼠来挖。追呀追呀，老鼠问道：“波央，你追我做哪样？”

波央怕它不答应，就吓唬说：“我要剥你的皮，要肉下晚饭，取下心肝哄娃娃。”

老鼠听说要剥皮，扒开腿又跑。跑啊，跑啊，老鼠跑不动了，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波央，随你的便吧，跑不动了。”

这时波央才说：“也不追你要哪样，阿夫要放水了，请你叫兄弟们帮我挖个葫芦，瓜种给你们，我光要壳壳。”

老鼠听了，说：“波央呀！你怎么不早点说，害得我累的要死。照办，照办。”

这样，很多老鼠就给波央挖起葫芦来。不到一天工夫，葫芦瓜就挖好了。这时，波央把世界上所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都要一点装进葫芦里，一切都准备完善了。

就在这个时候，阿夫发起雷霆，开始放水了。狂风吹倒老林，暴雨打死牯牛。雨一下就是十二天，河口又被阿夫堵塞，水没有去处，就涨起来。起先淹河坝，后来淹山岭，整个大地变成海的世界了。波央和妹妹钻进了葫芦，任水飘流。世界遭大殃了。

(九)

葫芦翻滚在水面，漂呀，漂呀！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葫芦漂到阿夫家门口搁浅了。波央出来一看，知道是阿夫家，就向院子走去。当他要到门口时，被几个小孩拦住，并问他是从哪里来，到这里有哪样事。

波央回答说：“我从葫芦里来，我来找你们爸爸算账。”

小孩说：“别忙，你在这里等着，我先去问爸爸。”

波央只好在门外等。

阿夫听说有人找他算账，已知三分了，就追问小孩，那人长得怎样？个子多高？面貌如何？

小孩对他说，大有他大，高有他高，面貌也和他差不多。

阿夫听了，大吓了一跳：“孩子们，不好了，赶快给我搬石头抵门！”

孩子们手忙脚乱的搬石头，把门抵得死死的。

波央在门外喊道：“阿夫，你们抵门做哪样，我是波央，快开门呀！”

阿夫听到波央的声音，更吓得发抖。说：“不开了，死也不开了，活也不开了。”

波央又要求道：“阿夫，你还是好好的开了吧！不然，惊动了我的人马，那时，伤哪方面来也不好呀！”

阿夫凭借自己的铁门牢固，再有多少人马也进不来，就说：“我死也不开了，活也不开了，要是有一本事，你就飞来吧。”

阿夫这样硬，波央也强硬地说：“真的不开吗，再过一袋烟，我就动用兵马了。”说着，他裹起一袋烟，敲起火，咂着。吸了半截，喊道：“阿夫，已经半袋烟了，开不开？”

阿夫还是那句话：“死也不开了，活也不开了。”

波央吸完烟，阿夫还是不开门。看样子只有用武了。他不声不响地回到葫芦里，要来一只蜜蜂，向它交代几句，从门缝里放了进去。蜜蜂“嗡嗡”“嗡嗡”飞到阿夫的面前，落在他的额头上，用力一螫，阿夫随手一拍，蜜蜂落了地，用脚踩了。他蔑视地说：

“波央，这就是你的强大兵马吗，可是对我说来，却没有止痒哩！”

波央有波央的底细，说：“阿夫，不要看不起，还是好好的开了吧。来的只是四分的，还有八分的，十六分的。”

波央虽说得口干，阿夫还是不开门。

这时，波央又回葫芦里，要了一只大马蜂，交代了几句后，又放出去，马蜂和蜜蜂一样，飞到阿夫面前，又落到他的额上，猛力一螫，放出了很多毒。阿夫“哎哟”一声，倒了下去。他受不住了，如果再来两只，老命就送掉了。这才急得他喊孩子说：

“快开门，快开门，让波央进来！”

门打开了，波央和妹妹走了进去。阿夫吃力地抬起头，说：“波央，实在太痛了，你找点药给我医吧！”

波央说：“叫你开门，你偏不开。找点蘸菜水放吧。”

阿夫叫老婆拿来了蘸菜水，涂在蜂螫的伤口上，过一会，毒气渐渐地散去了。

阿夫放水后，万万想不到波央还会活在人间，就问道：“波央，我放水是要淹死你的，你怎么能逃出来，还把妹妹也救出来了？！”

波央回答说：“阿夫，对我来说，这点水算不了什么，只是把天下都整坏了，不知你如何背起这个罪啊！”

阿夫听了，暗暗佩服。今后他实在不敢再惹他了。

就这样，波央和妹妹暂时在天上住了下来。在这段期间，波央时时找岔子打整阿夫。有一天，他转到灶边，看见灶上有一籬麦面，又没有人。他顺手舀了一碗，掺了水，两手就搓起面来。他搓成一节一节的，象狗屎一样，放到灶头上。然后装着象初进灶房的样子，惊叫起来：

“哎哟！连灶上都有狗屎，还天天说要打人哩！”

阿夫和老婆孩子听了，都往灶边跑来。一看，灶头上真的有狗屎，个个哑呆呆的。波央质问地说：

“阿夫，人家在下面积点牛马屎种庄稼，你说太脏了，要打人；但你灶上就有狗屎，该谁来打你！”

阿夫哑口无言，只得承认以后不再打人了。

过了一段时间，波央又在院子里捡来一泡鸡屎，用纸包好，放到阿夫的神龛上，他走了。过一会，他和阿夫一同来到神龛边。他指着纸包问道：“阿夫，神龛上包的是哪样？”

阿夫捡起来，打开一看，包的是一泡鸡屎。波央吃惊地问：“怎么连鸡屎也拿来敬祖宗！忘祖忘宗，该谁来打你！”阿夫认为是孩子们搞的，又只好承认错误。

这些事，不知阿夫打了孩子多少次，但追去追来，谁都没有承认。后来，阿夫慢慢地思考，才知道是波央搞的鬼。但他不敢惹他了。现在他只希望波央回到地下去，就对波央说：“波央，我早已把河口开了，水都消了，你还是回到下面料理你的地方吧！今后我可以给你风调雨顺，送你香甜的雨水，庄稼越长越好。”

波央老早就讨厌了天上的生活，怀念着要回地下来。但是下面被阿夫放的这次洪水，已完全变成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了。他就对阿夫提出条件说：“只要你把下面重新整理好，我就可以回去；如不理好，我就要住你这里一辈子了。”

阿夫听说要住一辈子，发慌了，急忙答应道：“我给你整好，我给你整好。”随即拿起犁耙，胡乱地东犁三犁，西耙三耙，就用雾罩将大地铺得平平的。然后对波央说：“我整好了。”

波央出来一看，地面果真平平的，合意极了。但怎么下来，他还不知道，就问：“你看，怎样才能下得去？”

阿夫说：“用绳子吊你下去吧！妹妹就留在我这里。”

留下妹妹，这是不行的，他俩争执起来。争来争去，后来阿夫玩了个计，说：“好，就让妹妹和你去吧，你先下，接着就把妹妹放下来。”

这个計不高明，波央識破了。借故說：“兩人走路，總壯女的走在先，妹妹我們一起回，應該先放她下去。”

阿夫眼看不可可能，只好把妹妹先放下來。并說：“妹妹，你到下面就搖繩，我們好把繩割斷。”

妹妹平安地下來了。

接着波央也離開天上，被阿夫吊着下來。但是不巧，當波央還未着地時，不知從哪里飛來一只牛虻，落在他的額上，叮咬起來。波央不自覺地伸手一拍，搖動了繩子。阿夫以為波央已經到地面了，立即把繩子割斷。糟了！波央從半空中跌落下來，傷了他的左腿。從那時起，他就有些跛了。

(十)

波央和妹妹回到地下以後，一看，才知道阿夫騙了他們。地面上仍然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他們只有在這個艱難的環境里，重新種着莊稼，開始了新的生活。由於他們辛勤地勞動，吃穿慢慢的好了起來。

但是，他們不能長期這樣地生活，他們還要傳宗接代，繁育子孫。波央不信洪水真的淹沒了所有的人，他遠離妹妹，找人開親去了。他不計天日，不算路程，他走過了許多地方，都沒有看到一個人的影子，沒有發現一個人的腳印。一天，他碰着一窩釣魚竹，就向釣魚竹問道：“竹啊！你葉子生得青青的，身上長得圓圓的，你可知道哪里有人，我要找人開親。”

釣魚竹回答說：“波央啊！你問人么，別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世上還有個阿朵面^①。”

波央听后，氣憤地說：“阿朵面是我的妹妹，你怎么叫我和她成親！你的心眼太壞了，你長九年是一兜，十年也是一兜。”所以從那時起，釣魚竹只是一兜一兜地生長，發展不起來。

波央繼續往前走，遇見一個冬瓜，問道：“冬瓜啊！你肥肥胖胖，無憂無愁，你可知道哪里有人，我要找人開親。”

冬瓜回答說：“別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世上有個阿朵面。”

波央一听，又氣憤起來：“你真糊塗，阿朵面就是我的妹妹，怎么叫我和她成親！”說着就撮了一撮熱灰倒在冬瓜的身上，所以從那時起冬瓜就灰普普的了。

冬瓜受到熱灰潑，也氣了，說：“波央，今後你要是找到別的更好，如果找不到，回去同阿朵面結婚，那麼，生下的孩子，就沒頭沒腦象我一樣。”

波央又繼續去找。他一直找呀！找呀！找遍了世上每個角落，還是一個人影也見不到。他死心了，只有回來向妹妹求婚了。但是怎么開口呢，妹妹也不會答應。他想了很久，只有採用別的方式。於是，他又找來幾根竹子，做起他的“誣批”來。妹妹問他做這個作哪樣，他說是好久沒有肉吃了，做來安麻雀、夾野獸。

“誣批”做好後，波央就天天到河邊的一塊石頭上坐着。今天這樣，明天還是這樣。妹妹看有些奇怪，就問：“波央，你天天坐在那里做哪樣？”

① 阿朵即姐妹，面，名字。

“你不知道呀！”波央說，“那里有一个龙姑娘，我想找她开亲。”

妹妹听了更奇怪，很想去看一看。說：“波央，我想看看那个龙姑娘，你能带我去嗎？”

波央答应了她的要求。

兄妹俩来到河边，等了許久，也不見什么龙姑娘。妹妹問：“她怎么还不来？”

波央正一着二地說：“可能她害羞了。这样吧，那个小岩洞是她的門，你伸手去摸，摸着門門就開門，就可以見到她了。”

妹妹不知是波央的計策，把手伸进洞里。手触到了“誣批”的活动机关，“咔嚓”一声，妹妹的手被夹住了。她痛的受不住，哭了起来。“这是什么一回事呀！”

波央趁机說：“妹妹，这事我不好开口啦！”

“怎么不好开口，你就让我死掉嗎？”妹妹一再要求。

“好，我就說吧！这是龙姑娘叫你和我結婚，你答应，她就放，不答应，她就永远也不放你了。”

兄妹結婚，这怎么行。妹妹始終不答应。最后波央說：“那你就听天安排吧！”說着就回家去了。妹妹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被夹在那里。后来她想：“也許龙姑娘的要求是对的，为了传宗接代，繁育子孙，就和哥哥結婚吧！”于是喊波央道：“波央，我答应啦，你要求龙姑娘放了我吧！”波央这才到河边去，放了妹妹。

妹妹脫險后，她想去想来，兄妹結婚还是不好，又向波央提出条件說：“波央，这样吧，現在我俩去栽树，你栽在冲东，我栽在冲西，如果两棵树的枝头相接，我俩就成婚；不接我們就不能成婚。等天安排吧！”

波央答应妹妹的条件。他們栽树了。哥哥栽在冲东，妹妹栽在冲西。树活了，树长了，伸枝了。树枝需要阳光，冲东的向冲西伸来，冲西的向冲东伸去。可是，一天，两天……接也接不攏。波央想了个办法：他到冲东去接枝，又到冲西去接枝。一天接，两天接，不几天，两棵树的树枝接攏了。他叫妹妹去一看，果真两棵树接起了枝。妹妹該沒有話說了吧！

可是，妹妹又想：兄妹結婚，还是不行，天授意也應該三次。她又向波央提出了条件：“波央，我俩再滾磨，你用上半边从冲东滾来，我用下半边由冲西滾去；如果两扇磨能在冲底合攏，我俩就結婚，合不攏，还是不能結婚。”

波央又答应了这个条件。他俩滾磨了。妹妹用下半边从冲西滾来，波央用上半边从冲东滾去。他俩到冲底一看，果真两扇磨合攏了。这是波央預先放在那里的，妹妹哪能知道。現在，妹妹无話可說了，她乐意地和哥哥結了婚。

太阳天天走，月亮夜夜轉，婚后又是一年，他們生了一个孩子。但奇怪得很，孩子生下来真沒头沒脑，沒手沒脚，就象个冬瓜一样。

鬼不鬼，人不人，这象什么小孩！波央很着急，就去找固厅哪、务厅赛。固厅哪、务厅赛对他說：“这样就好啦，他不是一个人，他是千千万万人的軀体；你回去把他砍了，剥得細細的，然后撒向四方，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波央沒法，只好照办。他回来后，忙了一整天，把冬瓜儿剥得細細的，然后撒向四方。說也奇怪，第二天，波央起来一看，到处建立有寨子，山山岭岭都是人，到处都听到馬嘶狗叫，到处都冒起了炊烟。

从此，世上就有各种各样的人了，有汉人，有苗人，有侬兜，有侬家……

（流傳地区：黔东南）

团 結 鼓 舞 的 来 源^①

謝馨藻整理

我們苗家吃牛^②的时候，都喜欢跳团結鼓舞。团結鼓舞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面有一段悲惨的故事。

传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我們苗家的远祖貴来和貴卡，带着子子孙孙来到泸溪懂，并且在这里定居下来。他們在泸溪懂沿山开地，順水打田，逢山开道，遇水架桥……过了几年，泸溪懂这个荒无人烟的僻野就改变了模样：山坡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山寨，寨子上空炊烟繚繞。青青的茶山，层层的梯田連接了天空的云彩。蜿蜒的栈道四通八达。欢乐的劳动歌声响遍了山山岭岭，直冲云霄……。

正当人們过着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的时候，泸溪懂的后山来了一个大妖怪，名叫假誼，他的咀巴有扮桶^③大，獠牙比耙齿长；他吃人囫圇吞进肚，連骨头也不吐一根。

自从来了妖怪假誼，泸溪懂上空就布滿了烏云，苗家遭到了不幸。不論白天晚上，都有人失踪、丧命；有的失儿、丢女，有的丧夫、掉妻……到处阴风惨惨，哭声連天；人們一个个人心惶惶，提心吊胆，天天晚出早归，他們再不敢单身只影上山、下地，看牛的孩子也結队成群。見了此情此景，貴来如箭穿肺，貴卡如刀剜心。他們虽見人們一天一天的减少，但查来訪去，仍不知禍从何生。

有一次，妖怪假誼吃人被发现了，从此他更加謹慎。为了不露馬脚，他搖身一变成了一个黄发白須的老头，隐藏了他的原形。他虽然經常串东寨走西村，但誰也不知道他就是吃人的妖怪假誼。

有一天，貴来和貴卡的孙子代馬、代狗、代足、代闊一起在后山上看牛，太阳偏西了，他們正准备赶牛回家，假誼在他們后面叫道：

“好外孙們，你們等等我。”

代馬他們回头一看，是一个黄发白須的陌生老人，于是机警地答道：

“我們不認識你，你怎么乱叫我們外孙呢？你花了几碗米养大我們？”

假誼哈哈笑着說：

“你們这些孩子太不懂事，連老外公都不認識啦！来，我給你們好东西吃。”

假誼从口袋里掏出許多紅冬冬的山桃、山李，小孩子們被这些甜蜜的野果迷住了，于是大口大口的吃起来。

假誼很久沒有吃人了，他肚子餓的慌，很想把这四个孩子吃掉。可是他又想：光吃

① 这个故事是根据龙炳文（苗族）同志搜集的材料整理的。原名为《貴来、貴卡》。

② 吃牛，是湘西苗族祭祖的隆重节日，类似黔东南苗族的吃牯脏。

③ 扮桶，即打谷桶。